

## 織

她翻個身，便起床了。床褥被她蜷曲得凌亂，然而窗畔的日光一照，四月天反覆不定的天候倒算暫歇。悶潮的霉味兒在眼目可見的渾金光線下，即將扯散。她眼角瞥到一只長腳蜘蛛，快手快腳地偷渡上了窗格。

現在，她已經再也不怕蜘蛛了，任牠們如入無人之境，將她的小窩當成一座巨型織布機，吞吐著經緯。男人曾經不只一回埋怨自己過敏，特別是年深日久的天花板偶爾掉下粉塵，還順道夾帶幾絲蛛網；有次落在他的胳膊，男人力持鎮定，但嘴角早因為恐懼及噁心而緊縮。她倒是絲毫不在意男人會因此發怒，溜著抹布由他身旁穿過，兀自奮力擦抹著地板（縱然瓷磚淨似白月）。她望著倒影在白磁磚上的身影，蒼白得使她經常誤以為有天倘若化為一片磁磚，就跟週遭的一般白，恐怕注定無人發現。像是擦拭一面始終無法透明的鏡子，她格外認真，一面一面地擦；爬行到男人腳下時，她額頭渾濕，用打濕的抹布擦起男人的腳來。彼時男人便從她頭上冒聲：「擦什麼？弄髒的又不是腳。」她聽了只將抹布擲回水桶，擰乾又想往男人腳上擦去。見狀，男人會在她頭上一吻，示意她別老為這地板忙了。但忙碌的身影真正平躺安靜下來，白月色的瓷磚卻再度淌了一塊一塊的污漬。

週而復始的拭淨與染汙，對於一地冷凝的白，毫無損廢。

男人與她，用陰影重重壓著地面，牽著手仰躺。未乾的抹布被扔在遠處，蜘蛛又重新將線牽回天花板廊柱間的空隙，像是打算喘一口氣。一動不動。她用嘴，低伏著四肢，偷偷到男人的腳踝處，嚙個一下。男人瞬地仰臥起身，不悅地拍她後頸：「別鬧了！」她若無其事地聳肩：「大概是蜘蛛咬的罷！」言畢，手腳俱張地趴向男人，磨蹭地解釋：「哎喲，別這樣呀……。」男人要是轉頭無動於衷，她便使出手勁，渾身搔弄一番。男人不支，幾乎要自纏成一團難解的線。這時，她才湊上眼睛，牢牢盯著：「還怪不怪我啊？」「噗哈……不，不了。」男人伸手將她攬入懷，把幾縷飄蕩

的髮絲重新梳回頭頂。他撥弄著，但髮絲總是不聽話地重新溜回臉龐，帳幕起她靜而小的臉。影影綽綽，她在彌散著柑橘味的棕髮間縫看男人，讓自己像是由暖冬中走來。熟黃的甜氣，隨著體溫熱度逐漸蒸騰；縱她整個人看來還是那樣，較像橘枝，硬瘦多節。男人亦說是軟的。她懷疑怎能罪惡地放出接近高中女生那股怯澀？特別是近乎十年前的高中生，而不是每天下班橫佔鬧街，將眉眼畫得粗狠的那些。

啊，她束了馬尾，並微微覺察到蜘蛛又開始躁動；於是模仿家庭主婦在陰雨綿綿後，隔日發現艷陽高照的訝異嘴型。天色提醒牠的。室內的燈不要命地朔亮著，住在燈光旁邊，想必睡不安穩。拔高至二樓玻璃窗的馬拉巴利樹，完全不同於盆景，它恣生的姿態還夾帶許多青筍色的果實；這下，枝條被墨色悠然地染暈了，它輕觸著窗，依風不停扭擺——多像過去哥哥拿石頭擲向老家二樓的窗子，要她開門的情景。忽然感到腹部有個東西靠上來，是男人索性把她的肚腹作枕頭。男人每每到這片晌，哪怕是垂降來一隻蜘蛛，他僅微眯眼睛，將聲音脫落成一種無害的狀態，叫她把蜘蛛弄去窗台放掉。自然是假設，她沒這麼做過。一般人是對蜘蛛網的印象無非是年久失修、荒於清掃；男人的過敏，也不是全無道理。她因而賣力地打磨地板的光白，櫃子椅子均擺得方正齊整，甚至是看到一半的書，都能被她妥貼地夾上書籤納入書櫃。惟獨屋角一落的蛛網，千纏百繞地鋪張在頭頂上方。蜘蛛舒適地眠在吊床般的絲線上，閉目養神似地等候闖入屋內的蟲蚋。

一口盡食呢，還是享受肢解軀殼的樂趣？她沒機會觀察活在這屋內的蜘蛛，生活的瑣事幾乎塞滿她骨骼的縫孔，使她不時感到渾身僵直，再也不復幼年時凝視一尾蝴蝶，或是裝滿一手掌的鬼針草，玩木頭人時將它們揮到當鬼的同伴背上，那般細緻而快意。即便那會遭到哥哥的責罵。責罵是虛怒帶笑的，哥哥揚言要向母親告狀妹妹的調皮，然而一次也無；頂多是故意不理會妹妹做不出來的暑假作業。哥哥是學校的鐘聲，同時讓她歡喜與頹喪。某些時候，她分不清是上課抑或下課；那便築構成她上大學前最苦惱的部份。然而哥哥聲音總是讓她從上一個恍惚的夢境中醒來，突然警醒一個流連於溜滑梯的小女孩，一張頻打瞌睡的臉；使她得以重新睜大眼睛，端詳矗立跟前的高大身影。

男人問她，「妳喜歡我什麼？」這話本是她——女人——該問的，至少千百樣故事大綱及劇本都這麼搬演。她沒費什麼功夫去想，自這男人像是被亂雨打進屋內的當下，她似乎就能把握他將邁往哪條小徑；條條大路通羅馬，她是穩若泰山的城。男人只得辛苦地攀梯，雖不至於提心城上飛來亂箭，可是對於無止盡的使力，使得手臂青筋暴突，腳、臀、腰硬得無法再舉。男人不輸為薛西佛斯推上山的巨石，望不見盡頭地滾上推下，縱使極欲嘔吐也礙於自己只是塊……。「還用問？你的濃眉啦，你的胸肌還有你煮的南瓜牛奶鍋……」她略略硬了嘴，再把平時忘了的、攪混難辨的，一股腦栽到男人身上，以茲作男人晚餐前的一點小甜食。碎糊得看不出本來面貌。她理解這男人喜歡提早享用悠適的老年生活，糊軟地進了耳，也可能是嘴。男人傾身給她一個吻。

倒是十足十像哥哥靠近她時，由齒唇竄出的氣味。某個奇怪廠牌的漱口水。哥哥習慣在大清早用漱口水替整天的氣氛染色，接近綠薄荷，不，嗅得更深，裡面會是一整片乍晴的天空，以極淡的藍呼應剛從雲層探頭的渾圓日頭。哥哥還換上普通高中生根本不會有的乾淨制服，一切備妥了，便朝門邊的她撫拍幾下，旋身步出一樓雜貨店大門。她又會衝回窗邊，用二樓那分明不高的高度，眺望漸次隱沒在上學人潮中的哥哥。

趁營業時間還未開始，她踱入哥哥的臥室——其實他們用的是同個房間，只是多了層木板，權充隔間。她停留在狹仄的空房間內，享受極淡的藍旋將如霧飄散的感覺。氣味是可靠的，屢次她穿透在這樣的氣味浮粒裡，相即而不相依，仍能暢行所有記憶的甬道。可是，氣味飄忽芒忒，有時奮力追至，才猛然驚覺被氣味帶往一個孤森的宅院，興或被迫與一竿子陌生尷尬的人共處。想來是更不可靠了。她這麼思忖，一邊貼近男人的嘴角，輕輕廝磨起來。扎在臉頰的鬍渣，連同口腔汨汨成汁的清香——她在極短的秒數中，在過去決定了這男人。

哥哥佔據在她腦海，翻騰其中的厲害程度，若以為是大刺刺地矗立一個巨大的移動雕像，還是精筆描摹的畫像，真錯得離譜。事實上，她自豪的記憶，真要搜刮各色各樣的哥哥，豈怕沒這工夫？然則，晃忽忽地身形隔著婆婆樹影，是她深植記憶裡的哥哥。子夜的路燈，反射在她床前的窗玻璃上，騷動濃密的枝椏，幽深地浮凸出她細長的、微含著焦慮的眼。自她有意識地安靜，細長的

眼型也就格外沉著，縱使裡面仍住著溜亮的青春。她一向品學俱優的哥哥，這下正在馬拉巴利樹下，舉起手來準備扔出石頭——她就等那匡咚一下，早已熟睡的母親不會發現，搞不好還認為是哪隻夢中的笨麻雀。可由於她醒著，也默數著這一個關鍵時刻——好讓她似個不顧一切的女人，匆匆下樓，疑慮跟睡衣拋踐在身後——她卻不忘整裝，將雀躍的心踏得多麼安靜小心。男人動了一動，發覺她沒說話，於是把睡得安穩的頭抬起，恰好對上她慣穿的細肩帶背心最迷人的部位。「在做什麼？」男人以食指輕觸一下，讓她陡然吃驚；調回視線，發現男人改成斜敲的姿勢，伸出指頭正準備下一波攻勢。

她紅了臉，並夾雜著一股不悅。這三十幾歲的男人，怎麼還……。在這一點上，她不願與哥哥做聯想，特別是當她躍下最後幾層階梯，小心翼翼地通過疊放王子麵以及各類零食，繞過一塑膠籃的米酒瓶，拉開門控時——換了個模樣的哥哥，定定看她一會兒的表情，跟大清早洋溢著乾淨色澤外出的，是同一人嗎？她還在揣測時，哥哥已輕手輕腳關上門，三道鎖一一鏈好。哥哥脫起學生鞋，正扯下一只黑襪時，她就自告奮勇，想幫忙扔襪子去洗。哥哥則卸了書包，扭扭頸部，給她肩頭一個極輕的擁抱，揶揄她何時變得如此善體人意？她隔著睡衣感覺到另一個濡濕的身體，正微弱地挑起她脈搏的速度。她幾乎知道自己往左一靠，便能準確地落到哥哥的肩膀上；那會是一隻遠地飛來的候鳥，忽然在荒野發現一個合身的巢穴，安心度過今年寒冬的表情。那是言外之事了，她從未看過。

或許哥敏銳地感知出她極需酣眠，而不只是守在舊式木造樓房裡，偶爾驚心，偶爾欣喜於守門的愉悅。因此，哥對於跟男人交往一事很是贊同。即便她自開始便不打算讓他們相識，甚至相遇。有回她偕同男人走出公司大門，遇上哥，遠地來出差，一身畢挺跟她的上司裝扮無二致，只是太年輕了。說自己嗎？哥比自己大了十歲，惟獨自稱年輕，才不致將哥拖老了。她如敏捷的蜂鳥，迅疾離開男人，振翅到哥哥身邊。男人並沒有開口多說什麼，哥哥卻邀約了三人的晚餐。

她伸出手，撥弄男人的髮，「亂想點事情。比如……你第一次有沒有被我哥嚇到？」男人危坐起，低喃著像是抱怨又像是羨慕的話，「唔」發語詞拖了數秒，「妳哥很優秀！」才被送到她耳畔。

她宛如己身被盛讚般，手臂纏緊男人，想確認他的話，那力道又溫柔地逼迫他——再多說點？男人將她的手反箍回去，起身向廚房走去，「吃點什麼啊？」她見那高大而不魁梧的側影，繫上圍裙，再將炒鍋沾了洗潔精，開大水沖洗；驀然感到一張酥黃的網，開始由膩熱的廚房伸張出來。

幾道孤獨的腳踏車鈴聲、已少有人煙的雜貨店門鋪、大戶人家圍牆內咆哮的惡犬。在這個時機點，哥總會放下作業，告訴她現在多晚了，該吃點宵夜來補一補來不及吃晚餐的胃。母親尚在市場擺小吃攤，不然便是在批貨。她咬著鉛筆頭，不知是為難解的數學習題發楞，抑或為過度飢餓而奄奄無胃口而感到生氣。只好拿出看了幾頁的課外書，藏在數學作業簿底下，在密麻的字裡行間，串起這個故事的開頭。直到，她微低的頭被擋了一半光線——哥正在俯看著她，帶著些興味。

這令她大失驚色，一下欲將書闔起，一下又藉口要去廁所。哥放下手中的鍋，沉甸甸壓在老舊的桌上（除了收銀，又是他們看店寫功課的地方），吱地自鍋蓋內響了兩聲，快要冒出的水氣擠壓著，讓靠著桌子的她也隨之熱了起來。哥盛一碗給她，過晚烹煮的食物便在饑餓聲中，一口口消食殆盡。方才她看書的事，哥沒有再提，只是一再催促她多吃點。這是她吃過最好吃的火鍋。全是店裡賣的，兩三樣青菜、雞蛋麵、豆腐，還有被淘汰的過小的文蛤；湯頭浮沉著切得形色美好的南瓜，湯稠白而甜。「怎麼做的啊？」她吃得險些燙傷喉嚨，右手又忍不住身向湯瓢。哥哥但笑不語，任憑她問了數次。

男人開始切起菜來，咄咄地音聲回盪在她一向安靜的房內。她隱隱感覺到黃昏之後，飛至紗窗尋覓燈火的小蟲們皆蠢動起來。也包括那休息夠久的蜘蛛。牠們迎向光源所在，又為聲響而震動、不安，一輩子生活在無限廣袤的空間裡，永遠不曉得何時會被碩大無比的生物（比如人類）攆死踏斃。牠們只有不斷複製，大量地複製，循著老路嗒嗒碰碰。

自搬來此地，她倒是十足懷念過去老家那灰塵瀰漫之感。即便是哥哥長年過敏的元兇。屋宇太舊，非是戮力打掃便能恢復窗明几淨。未曾謀面的父親，經人送了這棟屋子後，便在一次意外中自人世間消匿；母親遂帶著哥哥與她，做起小本生意來，模樣像是非得在這處覓得幸福般，比起街上許多店鋪，母親賣力許多。上了小學後，下課回到家，母親早已離開店鋪，到別處賺些零星生意

去，哥哥則站在店門口，朗聲向熟客打招呼、閒話家常。她通常會在家中幾棵馬拉巴利樹旁佇立片刻，讓斜陽徐徐替雜貨店的屋簷，把玩小玩具的小孩，以及守在店裡的哥哥，一抹一抹鏤上色彩，漸次加重濃度；金色的光輪自己慢慢膨發為橘紅，再轉度到剛結束一天工作的人們身上。

哥哥手藝一流，大約是母親的真傳，手腳伶俐地煮出一桌簡單可口的家常菜，算是易事。她全然相反，總是溫吞但細心地揀菜、淘米，還不時會望著廚房上方的蜘蛛網發呆。她從懂事以來，印象中位在抽油煙機上方的蜘蛛網便不曾消失過。即便每年大掃除，全家三口會極盡可能擊起一切掃除工具，試圖讓這棟業已古老的房子，看來嶄新些。不過，不出一星期，蜘蛛像是得知災難蠲除，紛紛七手八腳地搬回原址。可能是舉家遷移囉！哥哥有次因為在房間久候，遂自動走到廚房看她的烹煮情況，而有了這個猜測。她笑著，充斥不知緣故的靦腆。一個瘦稜稜光會發呆的女孩，意外收到一個童年時期擁有的，近乎胡思亂想的說法——可能是舉家遷移囉！

男人丟入食材，拍拍雙手，朝她擠眉。她倒是專心聽著沸水咕嚕、咕嚕，以衝過鍋蓋為目標，不停翻騰製造屬於夜晚六點的聲響。她坐得太遠了，暫時無從得知男人煮了什麼。她自己會的菜就那麼幾道，列一張小吃攤上的單子都還填不滿。男人所能做的菜餚，幾乎多過他本身的存在，使她多半記得他做過的菜，以及等待正式上桌前廚房傳來的鍋鏟聲，清鏘有力。她的眼角注意到，蜘蛛比她還早準備了牠的晚餐。牠對視著網上的無辜蟲子，絲毫不血盆張口，那股悠然坐待的神態，世界幾乎就在等待牠伸出長腳，顯露口器。

她看著砧板上分類齊整的紅蘿蔔絲、小黃瓜、青椒、玉米，靠攏得色調炫目，卻荒廢了一旁早已煮沸的水。哥哥接過菜刀，拿起肉片橫豎地切起來。白色的上衣擠身在昏暗的廚房裡，頓時使她有些目盲，忽然分不清遠近。她天生夜盲，因此夜路哥哥是不准她一人走的。哥哥嘴中吐出有如紫色泡泡糖般的話語，騰空的神秘，將沾滿黃膩的瓢盆送上天花板。昇到極致，她彷彿縮身為天花板上的那只蜘蛛，盤繞絲圈，築構巢城。她或許能吐出夠多的白線，在守候獵物的年深日久裡，讓身上的毛髮黑變為黃，隱匿在油漬的黃汗之中。

男人大步迎向她，在暫白的地面，敲擊布質料似的聲響。她沒抬頭看，因更幽微的畫面已經

被她用以作鏡子的白瓷攝起，在她的腦殼底。浮著有如菱鏡折射的影像，光束遇上，便跟著白了起來。凝固的記憶習慣。

她大叫，紫色泡泡一時隨著翻覆的鍋具崩破了。哥哥轉頭見她，她則放聲啞啞，顫抖舉起掉落在手上的蜘蛛。她似乎能聽見蜘蛛窸窣地喊著，交換、交換，讓妳回到我們的巢！她驚怖地忘卻平時是如何縱容牠們霸占著天花板，任牠們織起天空中的網絡，隨時用八隻腳撫摸自己的房間。哥哥抓來抹布，一使勁，讓她的恐懼頓失無形。她坐著，不曉得哥哥最後將骸骨扔去哪了？（蜘蛛自身噬物又從不留骨的）。回來後的哥哥，盡量表現得若無其事。她明白哥哥清晰起來的五官，上面聚成的表情，不是恐懼，也不是厭惡。她事後懷疑，那停留在手背上濺噴的汁液，果真是那隻蜘蛛的？然而，她未再問。自此之後，老家廚房明亮幾許，也再無蜘蛛進駐。歲月自顧奔騰，她換過制服，哥哥則徹底脫下屬於他的高中生涯。有次，母親好不容易有機會跟他們一道吃飯，還吃疑地問，怎麼這屋子乾淨起來？

哥哥又是淡笑不語，他催促著母親，也催促著她，一塊兒把那鍋濃稠的火鍋吃光。他們此起彼落地盛湯，咂嘴。由門口傳來的——頭家，這賣多少？——似不再有。一陣風襲來，馬拉巴利婆娑地偎近他們，用輕霧將他們三人覆蓋得密密實實。她在飽足的陶然裡，有些看不真切，可是似乎又見到蜘蛛沿著牆角，窸窣地準備上天花板，蓋起牠的違章建築。她懷疑是同一位老鄰居。彼時的她，難以逆料再過幾年，哥哥會收拾起扔石頭的模樣，改穿著黑色西裝穿梭在人潮間；母親則會撞見春天，開始比年輕人更熱衷的環島旅行。

她拉著男人，走到餐桌，舀起一匙湯，吹涼了。屋外的夜風也穿透了紗窗，吹落了她一縷髮絲。男人將她擁著，交纏手腳；不遠處的蜘蛛亦抱緊了獵物。搖曳擺盪的與尚未說出的，通常總是最適合浮起那許久未見的紫色泡泡。